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主方神偈頌第四首：

【具足世間種種音，普轉法輪無不解，眾生聽者煩惱滅，此遍往神之所悟。】

這一位是周行不礙主方神，他得的法門是「普現一切處不唐勞解脫門」。這在前面長行我們讀過了，這是普現說法，聞法一定是轉迷為悟，所以他功不唐捐。我們看他的偈頌。

第一句是說，『具足世間種種音』。特別是在娑婆世界，文殊菩薩在楞嚴會上揀選圓通，他說得好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此方是指娑婆世界，特別指的是我們這個地球，我們這個地球在佛經裡面稱為南瞻部洲，居住在這個地方的眾生耳根最利，當然也有很少數的眼根利、其他根利，但是絕大多數的人耳根最利，因此世出世間聖人教化眾生，都是以音聲為教體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為大家講經說法，並沒有文字，也沒有講稿；孔老夫子示現在中國教學，也是用言語，也沒有文字，也沒有教材，是以音聲為教體。音聲，也就是說語言，語言我們現在知道，不但每個國家語言不相同，每一個族群的語言也不相同。中國幅員很廣，包容五十六個不同的族群，現在講民族，五十六個不同的民族；再加上地方上的方言，可以說言語相當複雜。如果走向全世界，這個複雜就要增加好多倍。佛菩薩教化眾生，語言沒有障礙，他自自然然能夠通達一切眾生的言語，這個能力是自性本具的德能，所以他「具足世間種種音」；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佛菩薩個個都是語言天才，沒有他不通的，沒有他不會的，這個樣子才能教化一切眾生。

第二句講，『普轉法輪無不解』。「法輪」是比喻，比喻佛家

的教學，為什麼用法輪來比喻？因為法輪確確實實它代表了一種大圓滿，代表一種大自在。輪的相就是圓，圓的心確實是有，但是妳怎麼樣去找也找不到，確實有心。心不是物質，心沒有跡象、沒有形狀，因此六根都緣不到，不但我們眼耳鼻舌身緣不到，我們的意也緣不到。意能夠緣的是識，緣不到真心，緣不到本性。所以用輪來表，確實能夠讓人從這裡面去體會，心有，但是它不是相；圓的周，就是輪的周，那是相。所以用法輪代表的是性相一如，代表理事不二，那個圓心是理，圓周是事，理離不開事，事離不開理，這個理要沒有事，那連蹤跡都沒有。如果沒有圓周，你到哪裡去想圓心？圓心也沒有了；如果沒有圓心，這個圓是決定不能成就。我們想像這個關係，這個關係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我們要明瞭。佛所說的一切經，不要說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為一切眾生所說的經，真的是塵說剎說，無量無邊，無有窮盡。他說的是些什麼？說的總不超過性相，換句話說，用這個輪來比，總不能超越圓心跟圓周，用這個東西來代表整個佛法，確實很圓滿，所以佛用這個來做現在人說的MARK，我們佛教的一個標誌。

「轉」是轉動的意思，把它推動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推行佛陀的教育，推行佛陀的教學，就叫做「轉法輪」。諸佛菩薩所說，不管他說的是長說短說，或者是深說淺說，總不會超越這個範圍，不會違背這個原則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懂得，這叫契理。所以佛常講，相有性無，性是空的；他不說「無」，講「空」，空不是無，空是有，有為什麼說空？六根緣不到，所以用空來說。事有，理是空的。我們把這樁事情落實到我們這個身體，我們這個身體，肉體就是圓周，就是事，就是相；我們的精神、我們的心性就是圓心，就是理，就是性。這個身一定是性相集合的，沒有辦法分開。那我們要問：人死了之後，神識離開身體，理跟事是不是分開了？性跟相是不

是變成兩個？跟諸位說，沒有，還是一個，為什麼？因為這個身相是心性變現出來的。單單在相分上講，這個相分它有法性，我們靈魂離開身體了，這個身體還在，這個身體還是有相，甚至於現在考古學家發現的，發現幾千年、甚至於幾萬年，人類祖先的遺體，看到他身上頭骨，那個頭骨是物質，這個物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同一個自性，因此根本不可能分。我們的佛性跟我們這個肉身集合，這個人是活人，離開之後我們叫這個人「屍體」，屍體還是有性，這裡頭很微妙，我們要很冷靜、很仔細的去觀察、去體會。我現在都不講思惟了，去體會，佛家講「參究」，你才能夠真正了解事實真相。

法性是唯心所現，神識我們講靈魂，是唯識所變，這兩者是一而二，二而一。你不能說它是一，也不能說它是二，所以大乘經上說得好：「不可思議」，你不能去想，你想就錯了。想是妄想，你想它是一也是妄想，你想它是二也是妄想，你想它這兩者不二，還是妄想，兩者不一統統是妄想，四句百非。你不想，不想就對了；但是不想，能明瞭，那是真智慧。就像鏡子照東西，照得非常清楚，一樣也沒有漏掉，鏡子有沒有想？沒有想。所以聖人用心如鏡，他用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，清楚明白。我們凡夫用心就錯了，凡夫用心像照相機的底片一樣，一個鏡頭打開，底片落印象，這個落印象在佛法裡面就比作阿賴耶，阿賴耶像個倉庫，就像照相機的底片一樣，照得愈多，你落的印象就愈多，這個印象永遠不會消除。轉識成智之後，轉阿賴耶為大圓鏡智，那我們要問，這印象有沒有消除？沒有，它還在。假如這個印象果然消除了，那佛就不能度眾生；佛要普度眾生，這個印象不會讓它消失，然後這個現象起作用，起作用就是大圓鏡智，也就是大圓滿的智慧。佛菩薩跟一切眾生感應道交需要它，佛菩薩為一切眾生示現需要它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

現什麼身，如果沒有它怎麼能現身？怎麼能現種種身？如果沒有它怎麼能為眾生說種種法？所以我們要曉得，凡夫成佛他是轉變，他不是生滅。佛家常講生滅，這個生滅是隨順俗諦說的，是方便說的；真實說，沒有生滅，所以大乘經上常講「不生不滅」，這個話是真的。

《中觀論》上一開端就講了八個不，「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、不常不斷、不一不異」，說了八個，這都是形容事實真相。所以事實真相是轉變，轉煩惱為菩提。我們常常講斷煩惱、開智慧，這都是方便說，實在講是把煩惱轉變成智慧，煩惱就是智慧；轉生死為涅槃，不是真的有個生死，生死確實就是涅槃，問題就是你會不會轉！諸佛菩薩到最後，教導我們就是轉，開頭教我們斷惡修善，實際上是轉惡為善，你總得有個回轉就行了。因此佛對於一切眾生示現的相不一樣，不僅僅可以示現眾生同類相，為他講經說法，也示現不同類的相，示現山河大地，示現草木花卉，示現這一切動物，示現一切自然現象。不管他怎麼樣示現，他有一個目的，令這個眾生眼見耳聞，觸動他的靈聽，現在人講靈感，他一接觸這個境界他靈感現前，他有所領悟，佛菩薩是幫助他覺悟。所以這個示現沒有一定的方式，這就是常講的無方大用，這個大用才是圓滿的。眾生六根一接觸『無不解』，這個「解」就是領悟，恍然大悟。這個目標、這個原則是永遠不變的，佛菩薩一切為眾生，常常作如是示現，這是我們要明瞭的。我們不但明瞭，而且要學習，我們學佛，這才是純正之法。

怎樣才能示現？無我就能示現，有「我」這個人有自私自利，他有自私自利，他就不能捨財，他就不能捨身，他處事待人接物就有許許多多顧忌。當然這個顧忌，頭一個念頭：怎樣保護自己，這是古今中外一切眾生都不能夠避免的，眾生之所以稱為眾生就在此

地。佛菩薩沒有自己，所以他能捨，能作種種示現，他沒有一絲毫的顧慮，他只想到一樁事情，對眾生有真實之利，無論做哪一樁事情，對眾生都有真實之利。那我要問：「這個眾生他騙我？我要不要給他騙？」如果是菩薩一定願意給他騙。不要說是菩薩了，我早年在台灣，道安法師在松山寺辦大專佛學講座，邀請我做講師，以後這個佛學講座搬到中國佛教會，依舊是他來主持，他請我做總主講。我跟他老人家的關係非常密切，得空的時候我都會去看他老人家，向他老人家請教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我在門外遇到一個人從他裡面走出來，這一位居士我跟他也很熟，我們打了個招呼，我進去他就出去了。進去之後，老和尚就問我：「剛才某居士在我這裡出去，你看到他沒有？」我說我碰到他，在門口碰到他了。「他今天又來騙我」，我說「那怎麼樣？你有沒有給他？」「我給他了。」這是佛法，老人作斯示現！

要知道人都有良心的，久而久之良心發現，他會覺得這個老和尚了不起。他欺騙了，在這個時候，他還不知道老和尚知道他騙他，他還認為這一次又成功了，他騙老和尚不少錢，騙了好幾百萬，那個時候的台幣，相當可觀。所以老和尚過世的時候，我聽說欠了八百多萬債務，以後松山寺替他還。常常找他，他那個支票亂開，但是這是很了不起的作法。久而久之，慢慢他知道了，原來每一次騙老和尚，老和尚都知道，「知道還給我！」慚愧心會生起來，這一個慚愧心就是無始無明裡面起了一道閃光，石火電光，這個光雖然短，這個光雖然小，也就是他的良心開始發現了，以後他就能回頭是岸。這是把他的良心點燃，幫助他啟動，他雖然是用不善的心，佛菩薩以善意待他。

當然這些方法因人而異。最重要的，示現的人、說法的人懂得觀機，起心動念、一切作為，無不是以利益眾生為目的，這是真的

菩薩行，哪有吃虧上當！吃虧上當凡夫才有，佛菩薩沒有，因為佛菩薩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一切法了不可得，哪有什麼吃虧上當的！吃虧上當是凡夫他的妄想分別執著。所以你要想想看，離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這些觀念沒有了，因為這些觀念實在講全都是屬於抽象的概念。我們真正參透了，曉得佛菩薩應化在世間，不過是隨緣成就眾生而已。眾生的根性分三大類，上上根的這一生就成就了；中等根性的人提他一把，幫助他精進；下等根性的人，沒有善根的人，幫他種善根，都有道理。只有對於事實真相一無所知的人，「哎呀，這個老和尚做錯事了，這個老和尚被人騙了，上當了」，那是凡人見解。佛菩薩、聖人見解跟凡夫見解確實不一樣，這《了凡四訓》裡頭都有。袁了凡跟他兒子分析，聖人的見解跟凡夫見解不相同，聖人的用意非常之深，凡夫的心量、見識淺薄。教化眾生，為眾生講經說法，講的人一定要把理論、方法、境界講清楚講明白，這個很重要，要契機契理，對下根人不說上法，說上法他聽不懂；對上根人不說下法，你說下法他覺得沒意思，所以一定要適合聽眾的程度。

第三句說『眾生聽者煩惱滅』，這句話是講教學的效果、教學的成績。教學是在那裡做了，但是沒有效果、沒有成績，那不是白說了？我們現在培訓班的同學，將來我們在澳洲辦淨宗學院，學院在第一個階段，我們著重在培養師資，這些道理不能不懂。首先是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接受佛法的教誨，接受佛法的薰陶，我們的煩惱有沒有滅？「滅」這個字很難，我們得問一問，煩惱有沒有輕？這就是效果。如果我們的煩惱一年比一年輕，那就很有進步。譬如我初學佛的時候，章嘉大師教我看破放下，我懂。教我從布施下手，那個時候布施難，難我也做，為什麼？老師教我這麼做。我學佛能有一點成就，就是決定聽從老師的話，老師絕不欺騙我，老師教

我這樣做一定有好處。勉強做，老師給我的期限是六年，統統放下。我認識章嘉大師是五十年前的事情，每一年反省，每一年自己觀察自己，五十年的功夫，確實年年都放下一些，這就表示有進步。

其實這種進步的現象，常常聽我講經的人，如果你細心的話，你能夠觀察得到。為什麼？講經講的這些內容年年不一樣，同樣一部經，遍遍不一樣，後面講的一定比前面講得好。這裡面當然因素也很多，一種因素，這大家所熟知的，熟能生巧，這是在技術上的進步，熟能生巧；實質內容上的進步，是智慧開了。你要曉得智慧開了，是煩惱少了智慧才開，煩惱沒有減少智慧怎麼開？煩惱跟智慧是一體，煩惱障礙智慧，所以煩惱少一分，智慧就增一分；煩惱少兩分，智慧就增兩分。智慧是本有的，煩惱是無始無明習氣。所以你從這個地方仔細觀察，在世出世法有常說「微密觀照」，你就能看出來。我們聽別人講經，特別是聽我們同學們講經，他們訓練的時間雖然不長，沒有接受訓練之前，他講的我們聽了，接受訓練之後，第一個月講的，第二個月講的，第三個月講的，第四個月講的，我們仔細來觀察，他有進步，這個進步多半是熟能生巧，技巧上的進步；智慧有沒有開？那你要微密觀照，這個絕對不是短時間，這是長時間。

昨天我到大士那邊去參觀，那邊現在在念佛，我聽我們總務李文發居士告訴我，現在計劃是每一個星期舉行三天念佛，這三天就是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三天，每一個星期三天。念佛堂不大，居住的環境還可以。他們收三十六個人，報名的人很多，我們分批的讓他到那邊念佛。我昨天去看，非常歡喜，比我想像的要殊勝。我希望這些念佛人三天精進念佛，二十四小時不中斷，三天七十二個小時，如果精神體力實在不行，可以休息，它有房間可以休息。我勸大家休息的時候不要脫海青，保持高度的警覺，一醒過來立

刻就回到念佛堂，我們要真正生歡喜心。從前我們是常常聽說，有的人喜歡打麻將，三天三夜，打麻將都有那種精神，你把那個精神拿來念佛多好！遊樂場所流連忘返，有人確確實實玩個兩三天，日夜不休息的。世間人在娛樂場所當中他能做到，我們在念佛堂裡頭何以做不到？一定要有勇氣、要有毅力、要有決心，這三天三夜我一定做到。剛剛開頭一定有困難，這個困難一定要突破，突破之後這問題解決了。所以我們要記住佛陀的教誨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這叫五蓋，這五種障礙，五種障礙都可以放下，都可以捨掉。

我們會長李木源居士曾經告訴我，不止一次，在大陸上他確確實實見到一些法師，真正修行人，常年不睡覺的，日夜精進，他沒有睡眠。有些一般人不相信，輪流去看，輪班去看，看上一兩個星期果然如此，確確實實他沒有在睡眠，他在拜佛，他在經行，他在念佛，常年不眠不休。我們難，難在什麼？第一個觀念不能打破，這是根本原因。佛在大乘經上常講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我們到時候就想睡覺，那是一種習性，到時候不睡就感覺一身的難過；到時候就想吃東西，沒有東西吃就覺得餓得不得了。你要把觀念糾正過來，事上就好解決。我一天就吃一餐，只有這一個觀念，早晚都放棄了，沒有這個念頭了，沒有這個念頭他早晚就不餓，中午這一餐也很正常，並沒有多吃，觀念重要。如果觀念是「我不要睡眠，沒有睡眠」，把睡眠的觀念丟掉了，到時候就不打瞌睡，就不會難過了，身體習慣了。觀念糾正過來，習慣不難轉換，只要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也就把這個習慣轉過來。終年不睡，精神飽滿，為什麼精神飽滿？他沒有妄想，他沒有煩惱，他沒有憂慮，他沒有牽掛，日夜行道。所以我們必須要讓聽法的人、學教的人，要能收到真正的效果，他把他心裡面的憂慮、牽掛、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，佛法的教學就成就了。



在現前這個社會，我們想辦一個真正的佛陀教育非常不容易，李木源居士他是有心人，我很感激他，我也很佩服他，他非常想把我們的培訓班提升為佛學院，政府不同意；不同意的原因是我們不具備學院的條件，在教育講，這個學院的條件不具足。我們沒有像一般大學學院這種課程的編排，師資不是博士、碩士出身，所以政府不能承認。這一次我們在澳洲，澳洲政府承認我們辦一所淨宗學院，這個因緣希有！因為佛學院跟普通學院不一樣，普通學院培養的是什麼人才？是工商業管理人才、是科學技術人才；我們辦的這個學院跟它不一樣，我們是什麼人才？我們是培養道德的人才，我們培養的是斷煩惱、開智慧的人才。所以我們佛學院的老師，你就算是世間一般博士、碩士到我這兒來，我還不能要你，為什麼？你煩惱沒斷，你自私自利沒斷，你名聞利養沒斷，你貪瞋痴慢沒有斷，不但你不能來教，你連來學的資格都不夠。所以我們要求的條件，跟世間一般大學、學院的條件不相同；我們的課程也不相同，我們課程是佛教的經律論。我們是要辦這麼一所學院，不是辦普通的大學、普通的學院；用現在的話來說，這是神聖的教育。

澳洲政府給我們立案，也出於我們意料之外。我向澳洲政府註冊的時候，我是提了三個名稱：「淨宗學會」、「淨宗中心」、「淨宗學院」，選了三個名稱，看看政府，看他們哪一種方便，給我們選擇一種。我們並沒有執著，他們給我們選的是「學院」，這我們非常非常感激。我們心裡也曉得，這是佛菩薩不思議威神加持，龍天善神保佑擁護。學院既然批准了，我們一定是全力以赴，我們不辜負澳洲政府的恩德，我們不辜負諸佛菩薩的護念加持，一定要把這個學院辦好。這個學院辦好、辦成功了，我相信其他國家地區政府，我們要求建佛教的學院，甚至於佛教大學，都會容易批准。我們的師資決不能用一般世間的那些老師來教，所謂是隔行如隔

山，他在佛法上沒有相當的修學，不是懂得佛法就能教，不是的，《華嚴》、《大智度論》裡面都說：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，那個「智」就是世間的博士們。什麼人能夠解釋？有修有證。

「證」這個含義也是無限深廣，在大乘法菩薩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的，五十一個階級，換句話說「證」就有五十一個層次。你證到哪一個層次？我證到初信位，你證到二信位，他證到三信位，那都是有證。證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；沒有真正得到佛法受用，你只有解，你沒有行證。證一定要落實，一定從行門當中得到的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今天講的落實，佛教給我們放下自私自利，我們是不是真的放下了？果然真正把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放下了，我們距離證初果、證大乘初信位的菩薩就愈來愈靠近了。怎樣才證入？八十八品見惑斷盡。見惑頭一個就是身見，身見就是我剛才講的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，貪圖五欲六塵的享受，你這個東西要斷！必須把念頭轉過來，大公無私，念念為一切眾生服務，我這個身體到世間來，目的就是為一切眾生服務的，不是為自己貪圖享受的，決定不容許增長貪瞋痴慢，不可以！貪財、好色、貪名、貪吃，要戒除，我們才證得個初果，頭一個位次。放棄自己的成見，放棄自己的分別執著，放棄自己一切錯誤的想法、看法，你才是初果須陀洹，你才是初信位的菩薩；這些東西你還有堅固執著，絲毫沒有放下，你是門外漢。

我們學院將來的教授、講師、助教，也有這些等級，但是我們這個等級裡面的內容，跟世間法不一樣。到什麼資格才是教授？我們要詳細觀察，你確實沒有自私自利了，也就是五類見惑，你雖然沒有完全斷，確確實實你比一般人輕很多，我們才承認你是我們的教授，你是我們真正的老師。煩惱習氣沒斷，所謂是「能說不能行」，這種人我們請他做講師，他不是教授，因為他所說的、佛經裡

頭的他沒有做到；真正做到了，他才能從副教授進入到教授。我們有我們的標準，跟世間人的標準不一樣。像這些，我們在學院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報給政府，我們教授的條件、副教授的條件、講師的條件、助教的條件，我們要向政府報備，然後他就曉得這是道德教育，這是倫理教育，跟世間所有學校教育的性質不相同。

佛法回歸到教育是正確的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他老人家所推行的就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，釋迦牟尼佛自己就是個教授；我們必須要能夠做到他那個模樣，才能稱為教授。他真的萬緣放下了，五欲六塵絲毫不沾染，不但不沾染，不動心，念念是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心，行行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。這是我們的標準，這二十個字不能落實，那就不具備教授的資格；這二十個字做了，做得確實有成績，還沒有達到圓滿，那我們稱他為副教授；這二十個字講得很清楚、講得很明白，自己沒有辦法做到，我們可以請他做講師，我們用這個標準來定老師的地位。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、研究員，都以這個標準來衡量，自度而後才能度他。

煩惱不能夠天天減少，諸位要知道，此地這裡一句：煩惱少智慧就增、就長，這是真實智慧，不是世智辯聰。世智辯聰，在佛法裡面來講，是有害無利的，為什麼？沒有世智辯聰的凡人，他在這一生當中平平淡淡度過，他少造業，少犯過失，這個對他來生來說有好處；如果是世智辯聰，用心不善，念念滿足自己的欲望，他是以滿足自己欲望做為他這一生的生活的目的，這個問題嚴重了，必定傷害別人，那他天天就在造罪業。以世智辯聰來造罪業，罪業造得愈大，造得愈重，來生果報在地獄，你說有什麼好處？凡是有世智辯聰這種人，決定是傲慢，決定是自大，目空一切，自以為是，決定排斥聖賢教誨。為什麼？他如果接受聖賢教誨，他就覺得比別

人低一等，總覺得古聖先賢哪一個都不如他，他在這個世間至高無上，甚至於上帝還不如他，諸佛如來何消說？這是世智辯聰，他造的業重！

聖賢人們教人，無不是教人存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恭敬心處事待人接物，樣樣事事不敢為人先，所以自在隨緣，做事總讓別人作主。我們向澳洲政府登記這個道場，成立這個道場，我們提三個名稱，請他選擇一個，請他作主，這就叫做隨緣。我如果提一個名稱，那就是我自己作主。隨緣，別人歡喜。往年我在台北，我們也是成立一個道場，那個道場原來的名稱叫「華藏講堂」，我們的招牌是李老師替我寫的，這個道場也要找政府機關去立案、去註冊，因為這是民間宗教團體，這個原本是內政部管這個事情的。當時我有一個同學在教育部，他跟我非常好，因為我也請他做我們董事會的董事，他跟我建議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教育部去立案？」這句話提醒了我，這個好！我們是搞佛陀教育的，所以我們就準備一些公文，向教育部備案，「華藏講堂基金會」。這個公文送去大概兩個星期都沒有下文，怎麼回事？怎麼沒消息？我就到教育部去查，教育部確實收到我們的文件，分到哪裡去了？分到高教司去了，應該是分到社教司，這是社會教育，它分到高教司去了。我說奇怪，這個也許佛菩薩安排，把我們搞成高等教育了。我就到高教司，主辦的科長接見我，告訴我，我們的文件他收到了，收到他很難處理，他說教育部沒有前例，沒有這個例子。那我就向他請教，我說：現在民間團體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你這裡立案？他說一般都是文教基金會一類的。他說：在高教司立案，總共有九十幾個文教基金會。我聽了這個話，我當時說「你把文件拿來」，我把華藏講堂這四個字劃掉，我在旁邊寫一個，我說我們用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這個名稱行不行？他說這個可以，所以我們當時就改了。我說那章程裡面的內容

怎麼樣？他說也有一些問題，我說「請你替我改」，這都是隨緣，所以我們章程是科長替我們改的，改了之後我在上面簽個字承認，這一份文件他就替我報上去了，經過教育部審察就通過了，兩個月就批准、就下來了。所以這個科長打電話給我們的總幹事簡豐文，他說：你們這個立案是我們教育部開國以來文件之快第一次，通常立案最快也要半年，甚至於拖到十個月、拖到一年才能批准下來，他說你們兩個月就批下來，太快了。

這是隨緣不攀緣，我們決定沒有主觀的成見，只要我們教學的目的達到了，名稱沒有關係，形式也不是重要的。新加坡納丹總統說得好：「佛教重實質不重形式」，他這個話很內行。我最初聽這個話，是五十年前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：「佛教修學重實質，不重外表、不重形式」，那個時候他跟我講持戒，說了這句話，他說「受戒並不重要，持戒重要」。怎麼持法？你學一條你就做一條。譬如不殺生，你真正做到了，你沒有受戒，你這一條戒也成就了，護法神、護戒神他還是要保佑你，還是要護持你，所以不在形式。形式上受了戒，你沒有做到，你有罪過，不但沒有護法神保佑你，恐怕還有惡鬼屯門，麻煩大了，妖魔鬼怪在你周邊。所以實質決定重於形式。

這幾個簡簡單單的例子，你們了解我辦事情，我沒有主觀，我沒有成見，我能隨緣，所以往往事情不但能辦得成功，而且辦得非常順利，主管單位都很歡喜，我們需要協助，他們真誠幫助我們。用真誠心去做，用清淨心去做，用智慧的心、用愛心去做。如果還做不成功，還有障礙，那我們就只能說我們自己福德不夠，我們自己的真誠不夠。為什麼？不能感動人。所以，孟夫子講得好，「反求諸己」，過失不在別人，不在外面，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，我們自己所作所為別人不了解，別人對我們有誤會；他要是真的明白，

真的了解，他一定會幫助我們。尤其現在有一些政府，已經意識到倫理道德教育重要，因為今天社會的動亂，就是缺乏這個教育，如果能有這麼一個機構，提倡這個教育，培養教學人才，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明白，真的懂得，他不但不障礙，會鼓勵我們做，會幫助我們做，甚至於還要求我們做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主方神這一章經文，我們前面說得很多，就是現在所說的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。他教育的內容是倫理、是道德，說得具體一點，是教導我們人與人之間如何合理的相處；族類與族類之間、宗教與宗教之間，如何真正落實到平等對待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愛，互助合作，和睦相處，這是我們這一個學院、我們辦的教育的重點，我們辦學宗旨之所在。這個教學是今天社會上所缺乏的，而且是今天社會上迫切需要的。我們設身處地的想想，如果我有這個權力，我是政府領導人，遇到有人發心來辦這種教育，我不但立刻批准，我一定還用政府的財力來幫助他。現在許許多多國家政府，都拿出財力來幫助建老人院，建退休村，來辦老人福利事業。這個教學比老人福利事業還要重要，希望借重這個教育端正社會風氣，改善社會，淨化人心，達到社會永久的安定，世界永久和平，所以我稱它是神聖的教育，真實道德的教育。我們自己要認真努力修學，提升自己境界，要幫助別人，隨順一切眾生的根性，全心全力的協助。所以這兩句經文，「普轉法輪無不解，眾生聽者煩惱滅」，『此遍往神之所悟』，這就是周行不礙主方神，他所覺悟的，他所證得的，這個證得是在自行化他裡面得到的圓滿成果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